

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 ①

THE NETHER SIDE OF NEWYORK

城市犯罪纪实

纽约沉渣

(美国) 爱德华·克拉普塞 著
方克平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美國社會與文化研究叢書

THE NETHER SIDE OF NEW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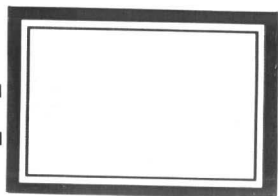
紐約沉渣

JOHN JACOB COBB
著 吳昊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THE — THE SIDE OF NEWYORK



美国经典通俗小说

译 丛

纽约沉渣

城市犯罪纪实

(美国) 爱德华·克拉普塞

方克平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沉渣/(美)克拉普塞著;方克平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

(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

ISBN 7-5059-0187-7

I. 纽… II. ①克…②方…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662 号

书 名: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共五本)

编 者: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

出 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白舒荣 仲小川

特约编辑:王月瑞

责任印制:胡元义

印 刷:上海长鹰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639 千字

印 张:36.375

插 页:10 页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书 号:ISBN 7-5059-0187-7/J.61

全套定价:6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 序

陈少能

由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大型外国通俗文学丛书《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开始陆续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标志着我国的外国通俗文学出版正在逐步摆脱混沌,由无序变为有序;也标志着传统的鄙弃外国通俗文学的观念正得到进一步纠正,外国通俗文学在我国又诞生了一片绿草地。

美国通俗小说不同于美国严肃小说。它有深受人民大众欢迎的创作模式,同时也有一定的时效性。许多美国通俗小说,包括非常畅销的通俗小说,往往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更迭和人们欣赏口味的变化而过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美国通俗小说没有精品,决不意味着美国通俗小说没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堪称一流的经典之作。而且,经典通俗小说和经典严肃小说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美

国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方面,通俗小说不断借鉴优秀的严肃小说;另一方面,严肃小说也不断地从通俗小说中吸取养分。当某类通俗小说产生出特别优秀的作品,而且其艺术手法为严肃小说所普遍吸收和采用时,这些特别优秀的通俗小说就成了严肃小说的经典之作。

美国通俗小说也不同于中国通俗小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通俗小说体系。其内涵、范畴、类型、特征等等,均不相同。尤其是,两者的生存土壤不同。在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通俗小说可以说基本一帆风顺,并于战后呈现极其繁荣的局面。而中国通俗小说,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极不平衡。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通俗小说尚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的中国通俗小说除了极少数,如金庸的武打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等等,均不成气候。所以,美国通俗小说决不同于中国粗俗的地摊小说。事实上,许多轰动一时的美国通俗小说,特别是优秀的美国通俗小说,从来都不是以色情、暴力、凶杀取胜的。

我期待着《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能收入更多的真正的美国通俗小说精品,也期待着中国不久能产生与这些精品相媲美的自己的通俗小说。

导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纽约沉渣》(The Nether Side of New York),是一部极其畅销的非小说类文学著作。作者爱德华·克拉普塞(Edward Crapsey),系19世纪后半期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

这是一部怎样的书?爱德华·克拉普塞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美国,政治、经济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动荡。数以百计的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失业人数猛增;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占人口10%的富人花天酒地,广大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政治、经济上的危机必然会通过文学反映出来。著名作家乔治·利帕特(George Lippard)一马当先,于1845年出版了暴露费城上流社会罪恶的系列小说《僧侣殿里的僧侣》(The Monks of the Monk Hall),取得了极大成功。紧接着,一个又一个作家沿用乔治·利帕特的创作模式,出版了反映美国其他大都市罪恶的

长篇小说。如阿·伊·赫·杜格尼(A. J. H. Duganne)的《三城市之谜》(Mysteries of Three Cities)、亨利·福斯特(Henry Foster)的《埃伦·格拉夫顿：犯罪巢穴》(Ellen Grafton, the Den of Crime)等等。与此同时，一些记者、专栏作家也纷纷采访、收集各个大都市的种种阴暗面，出版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记实作品。如伍尔斯顿(Woolston)的《美国的娼妓》(Pro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奎因(Quinn)的《赌博和赌博方式》(Gambling and Gambling Devices)等等。这些记实作品和上述长篇小说一道，汇成了早期美国通俗文学史上汹涌澎湃的暴露文学浪潮。

爱德华·克拉普塞的《纽约沉渣》即是这股浪潮中涌现的最杰出暴露记实作品之一。它于1872年出版后，即风靡整个欧美。以后一直畅销不衰，到20世纪80年代，仍有新的版本问世。其畅销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内容翔实，而且全为第一手资料；另一个是文学性特强，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乍一看，座落在美国东部海岸边的纽约光怪陆离，锦碧辉煌，颇具世界级大都市的风范。然而，这只能是它的表面现象。在它光怪陆离的外罩之下，不知掩盖着多少桩世界上最可耻、最肮脏的罪恶。多少人风尘仆仆地从世界各地赶到这里，在这里沉沦，被这里被埋葬。这就是《纽约的沉渣》一书所要诉说给每一位读者的触目惊心的内容。

《纽约的沉渣》以纯朴而不失凝重的笔调在读者面前展

开了一幅 19 世纪纽约地下世界的方方面面,从盗贼到妓女,从非法堕胎到滥杀无辜,从偶而失手到职业犯罪,从阳光下的大街到阴湿的犯罪巢穴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基本上囊括了纽约市的下九流人物。不仅如此,本书作者还力所能及地分析了形成上述罪犯及犯罪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并给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可能性答案。当然,这些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对于一个病人骨髓的垂危病人来说,任何灵丹妙药都是无济于事。作者试图告诉读者,纽约在给绝望者以希望的同时,也会把这些希望一个个地变成泡影,并碾得粉碎。作者指出,纽约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阳光一旦消失,纽约的沉渣们便会立刻泛上来,将诺大一个都市变成他们肆虐的舞台。作者以无可辩驳的数据与触目惊心的例证逐一陈述了纽约这些沉渣们的种类、作案的手法、动机及场所等,同时指出,政治的腐败与社会大环境的堕落是形成这些社会渣子的根源,警方的无能及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是上述罪恶无法根除的社会基础。

凡此种种,给人一个深沉的思考。今天的纽约如何?今天的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如何?今天的美国如何?历史在重复,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

黄禄善

1999 年 12 月 20 日于上海大学

《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陈少能

副主编:黄禄善 汪义生

顾问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德茂	马友良	仇新康	卢 岚	朱云海
朱达明	陈 功	陈 鸿	陈 盾	陈 菲
陆正琦	范建平	杨 剑	杨伟华	杨 颖
张建明	张培新	洪惠中	范 刚	高伟英
徐瑶琪	顾 喆	蔡银龙		

目 录

总 序	(I)
导 言	(III)
概 述	(1)
职业罪犯	(18)
偶 犯	(39)
港口窃贼	(63)
盗窃猖獗的原因	(83)
卖 淫	(91)
非法堕胎医生	(110)
罪犯的巢穴	(127)
凶杀案能否水落石出?	(150)

概 述

造成本书所述触目惊心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由于纽约是个畸形城市,其地理环境、社会及政治因素等与其他城市多有不同,所以很有必要将这些原因作一简要介绍。

整个纽约市是一座岛屿,长约 9 英里,平均宽约 2.5 英里,总面积 22 平方英里,共有 21 英里长可供利用的滨水区。这给纽约发展商业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同时却也使其难以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健康良好的居住条件。到目前为止,岛上密集建筑的区域只占总面积的一半,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完全用于经商。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岛上共有居民 942,292 人,全部拥挤在大约 9 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如果以全城平均计算,每英亩人口将近 162 人,而其实在某些地方每英亩已达 732 人。再看为这些人口服务的公共设施。全城拥有 291 英里铺设好的街面,275 英里下水道,街面下装有 340 英里的克劳顿水管,还有

10,000 盏煤汽街灯,其燃料全由公费支出。街道上车辆来往繁忙,其中有 12,000 辆挂了牌照的运输车,1,000 辆马车,267 辆公共马车,还有成千上万辆各种各样的私车。以上是最基本的事实,很难说与本书会有多少关联,不过是值得顺便一提的。

最近这次人口普查同时显示,在全岛人口中,除 510,553 本地出生者外,其余几乎来自世界上所有国家。有 201,999 人来自爱尔兰,80,494 人来自德国,24,398 人来自英国,31,464 人来自普鲁士,8,240 人来自法国,12,571 人来自巴伐利亚,6,724 人来自巴登。来自其余国家民族的人口按字母顺序排列则如下所示:非洲 36 人,阿拉伯 3 人,亚洲 10 人,澳大利亚 64 人,奥地利 2,743 人,比利时 328 人,波希米亚 1,487 人,加拿大 3,450 人,中美洲 16 人,加拿利群岛 1 人,中国 103 人,古巴 1,207, 丹麦 680 人,汉堡 611 人,汉诺威 3,698 人,黑林 7,739 人,意大利 2,789 人,印度 19 人,日本 1 人,墨西哥 56 人,马尔他 4 人,马德拉群岛 10 人,新西兰 2 人,挪威 373 人,波兰 2,392 人,葡萄牙 90 人,俄国 1,139 人,苏格兰 7,551 人,南美 202 人,西班牙 453 人,瑞典 1,569 人,瑞士 2,169 人,土耳其 38 人,威尔士 587 人,西印度群岛 388 人。

在以上数字中很多小国家小民族都未提及,但已经可

以看出纽约人口构成的复杂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的,而且在这些数字之外还有 13,093 个黑人,其中 448 人不是美国本地人,而是出生于遍布各大洲的 29 个不同国家。

很明显,在纽约人口中,可以找到所有不同信仰、不同气候、不同种族和不同地理环境的代表。这一点只要看看以上数字就可明白,本已毋庸赘言,不过在这里我还是附上一份表格,它记载着至 1868 年为止 22 年间到达纽约港的移民,从中可以看出经常不断涌入这个城市的外国人数量之多。

年代	人数	年代	人数
1847	129,062	1858	78,589
1848	186,176	1859	79,322
1849	220,603	1860	105,162
1850	212,756	1861	65,539
1851	289,601	1862	76,302
1852	300,992	1863	156,884
1853	284,945	1864	182,296
1854	319,223	1865	196,352
1855	136,233	1866	233,488
1856	142,342	1867	242,731
1857	183,773	1868	213,686

表中所记 22 年间到达纽约港的外国人共达 4,038,991

人。当然，他们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其中有 1,597,805 人来自爱尔兰，1,536,649 人来自德国，498,978 人来自英国，100,595 人来自苏格兰，74,405 人来自法国，62,608 人来自瑞士，剩下来自其他各国的则只有 168,351 人。除了少数例外，在这数百万雪崩似地涌入纽约的移民中，最终在这个大都市定居下来的都只是些渣滓，几乎所有有价值的人都涌入了西部未开垦的土地，从他们手上快得像念咒语一样迅速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移民中有些人省吃俭用，到了纽约后仍有余资。他们一心要在这个新的共和国里寻求温饱，因而纽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块跳板。另一些移民则罄其所有才得以渡过大洋，到岸时已差不多身无分文，只有留在纽约，为这个本已杂乱不堪的城市再加上一点新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少数人变得能够自食其力，并且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后代逐渐爬升到最为富有的阶层；但不可避免的是，另有很大一部分人成为公众的负担，永远陷入这个大都市中邪恶、犯罪和贫困的深渊。

上述事实构成了使纽约在世界各国面前丢人现眼的第一个原因。源源不断的移民使人口构成长期保持多样化，形成一个无知、无助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我们所有的骚动、贫困、邪恶与犯罪。我并不是说，如果消除了这个基础，我们将只有和平、富有和美德，这样说忽视了很多

事实,因而是极不明智的。但我坚持认为,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罪恶将不会如此猖獗,并且希望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说在其他城市中这些社会罪恶只是一种轻度天花,那么,在我们这里天花的所有症状都表现得特别严重,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咎于上述各个种族的杂烩,还有不断涌入的贫穷和无知。虽说我们的文明最终所造就的那些商业和政治流氓是“土生土长,天生如此”的,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坏得出人头地,实是因为,在这个城市他们所能控制的人口中,一半以上都很容易成为不择手段的煽动蛊惑的牺牲品,因为这些人出生在国外,又没有取得足够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生根。换句话说,我认为纽约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于,它不像一个城市,更像一片野营地,正是这种情况滋养了政治上的欺诈行径。

纽约的地形以及其中居民的特殊构成不可避免地使这个城市逐渐变成一个无数游民的集合地。现在的华尔街旁边原只是一个人口密集的村庄,如果它突然间变成一个向北伸展数英里的巨大都市,那么,这个又长又窄的小岛的居民必然面临着城市交通这一难题。这个问题果然出现了。一开始,在第14大街以外就是道路蜿蜒环绕的郊区,人们非常容易满足,因为公共马车就可基本解决他们的全部需求。随后,城市开始不断扩展,甚至就像穿上童话中的神靴

一样，大踏步地向北延伸，其速度之快，除了芝加哥这个神奇的特例之外，任何城市都不能与之相比，交通问题因而使人感到头疼起来。于是人们在街面上铺设铁轨，用马拉着车厢在上面奔跑。这个发明看来已是人们为改善交通所能作的最大努力了。然而，仅仅数年之后，街道铁轨也穷于应付，日益无法满足人们从家里快捷舒适地赶到工作地点的需要。公法学家们看得很清楚，交通手段的不足严重影响着城市道德和商业方面的发展，然而，人们并未为此作出更多努力。虽说轻轨在那个原始时代确实满足了需求，但人们很快就看出，它只是在人口较少时暂时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到现在为止，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将其视为唯一可依靠的交通手段。由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方面的长期疏忽自然而然地产生伤及城市最根本利益的严重后果。

这种情况并不是象双刃剑一样有利有弊，而是只向糟糕的一面单向发展，其刃锋直指这个大都市本身。既然居民们不愿在住宅地点与工作地点之间的往返途中浪费太多时间，他们就干脆转而设法避免这种往返。不幸的是，正当城市交通成为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时，旷日持久的反叛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也已发展到最为棘手的阶段，市场价格一片混乱，房租飞涨，甚至达到一个官员的总收入也难以让他